臺灣學校越南語增強班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約 16、17 歲的孩子結結巴巴地邊想邊唸出每句話。台下全神貫注的觀眾們一聽見一位演員對一位老闆娘稱呼為叔叔便哄堂大笑，當聽見演員說：「20 萬啊？太貴了！30 萬就行了！」時，大家笑到流出淚來。

純粹想放棄

這是臺灣南投高商為越南配偶子女上越南語班之最後一課。來自臺灣各縣市之越籍配偶子女只要符合臺灣教育機構提出的兩個標準：高中學生、會基本越南語，便可參加「回母親家鄉行程」。此行程將由臺灣教育機構於 7 月 17 日舉辦。越南語輔導班成為正走入成長階段越南配偶子女使用基本越南語互相交流的地方。

「你在家裡常用越南語和媽媽溝通嗎？」阮茶梅老師低著頭，對一個正在台上尷尬地進行越語溝通課題的小女孩輕聲問道。阮老師堅持再次提出問題，吳四凱便紅著臉搖搖頭。老師勾起笑容，並搖手說：「嗯，沒關係」，接著馬上用南方方言進行示範：她唸一句，並示意大家跟著唸下去。教科書中有各種水果的圖片。見大家能夠流利地唸下去，老師接著便指著荔枝圖片，點了教室後方的一個男孩，便問：「現在想買這種水果，該怎麼說呢？」。男孩先是呆愣了下，然後站起來抓了抓頭髮，並大聲回答：「我想買一粒李子」。大家都大笑出聲。

很多學生身材高大、頭腦靈活，不過上越南語班時就像在上入門班似的。難以理解之處便是，他們重複老師唸句子時反應較快，但是輪到自己時，卻連說出一句簡單的句子都覺得尷尬。有時候，他們辛苦地說完兩個越南詞「請問」後，就馬上滔滔不絕地講中文。來自南投市，31 歲的鄧金鶯老師表示，這些小孩的表現或多或少地體現了越南配偶在臺灣的故事。

然而，經過幾天接觸後，我才領會鄧老師所說的話。下課後與學生們見面時，我都用越南語溝通。他們聽了之後馬上明白我提出的問題，然後用中文回答。對他們來說，聽懂越語很容易，說越語卻是十分困難。我問他們：「你們從哪裡學習聽力技巧？」。十七歲之劉原奕

慢慢地說：「小時候我就聽媽媽說越語了。」「用雙語聊天」在越南配偶第二代的成長過程中是再熟悉不過的事了。

對於一些簡單的交談對話，孩子還小時，母親說一句越南語，孩子便跟著重複了；不過，隨著孩子學習講更多話，他們使用越南語溝通的比率也將愈來愈少。在一個多國新住民融合的社會，以及一個多用中文溝通之環境生活，努力教導孩子越南語的母親漸漸減少。孩子在5-6歲時還能以越語流利溝通，但長大後，便只能用雙語交互交談。家裡的人各用不同的語言溝通。

16歲的王玉華還記得，每次不使用越南語便會和母親冷戰。6歲時王玉華上一年級，超過20個同學都講中文，回家之後，她便決定不再學習越南語。媽媽只要說一句越南語，王玉華都堅持「媽媽錯了」，然後就把整一句話翻譯成中文。媽媽對她說：「妳可以用中文跟大家聊天，不過跟媽媽說話時必須用越南語。」每次準備去越南肯特省看外婆，媽媽又為她加強越南語。不過王玉華一直都認為越南語太難，母親每說一句越南語，孩子便回以一句中文，直到第五句，媽媽就生氣地鞭打孩子，跟她警告：「妳肯用越南語再來跟媽媽說話。」，便走開了。

在臺灣，這樣的媽媽不計其數。許多越南姐妹剛結婚後不久就生下孩子。媽媽還未熟悉中文，孩子就開始學說話。母親的越南語在許多用中文溝通的親人間顯得很孤獨，那些習慣於中文環境下成長之孩子們只會中文，而母親還只能艱難地學習中文。孩子們在學習中感到辛苦時便天真地想要放棄。母子倆交談的對話變得斷斷續續、支離破碎。孩子本需學習中文與福建話，選擇不學習越南語的確幫孩子們減少了學習壓力，不過在此同時，他們也失去了用母語與母親溝通的橋樑。

語言不同不僅只是人們在交往上的障礙，我還記得下課之後，阮茶梅老師請吳四凱上台進行越南語對話。吳四凱越說越覺得尷尬，阮老師鼓勵四凱完成課題後便叮嚀她：「你回家之後要記得跟媽媽多說越南語。」小孩子抬起頭來，看著老師，並回答：「我媽媽已經不在了。」

不孤獨

阮老師、鄧老師和我在臺灣一周見到的越南語老師全是越南配偶。教孩子學習越南語的過程中，遇到失敗案例的母親也不少。鄧明姮越南語老師（1985 年出生，住在南投市）分享：「在任何越南語班任教越南語也等同於與孤獨生活在多元文化環境的其他越籍配偶一同邁進。」

此次行程的舉辦原因為越南配偶再加上臺灣各地區對於越南配偶的教育及文化政策的協助。

2016 年，臺灣各縣市開始推廣開設越南語老師培訓班，培訓對象為越籍配偶。那些做家務、粗活或在辦公室工作的女人從廚房、工廠、辦公室就進入講堂當老師。教育或文化會議中經常對於孩子不會母語，甚至否定媽媽根源之狀況加以討論。包括越南語的東南亞各國家共 6 種語言將於 2019 年正式納入中小學課程當中。但在這之前，一些擁有較多越籍配偶第二代的學校早已將越南語納為必修科目之一。

擁有 17 年新住民第二代越南語教授經驗，新北市北新國小曾秀珠校長分享：「比起臺灣許多國小只擁有幾十名南配偶第二代學生，我們學校卻有 146 名，相較之下人數較多，比例也相對較高。因此，將越南語納入課程是有必要的。」

幾十年前，為了找到合適的越南語教師，曾校長需要與家長聯繫，親自訪問並了解學生家庭狀況，以便邀請最合適的對象為孩子們進行訓練，再分配教授任務。身為一名受到曾校長邀請教授越南語的老師，任教之前，住在基隆市之劉氏秋老師只待在家裡做家務，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會說越南語。到正式任教時，可以站在講台上用越南語面對幾十名學生講課，她就感動地流下眼淚。

臺灣各地已著手進行訓練教師之相關事宜，2016 年，全國共有 36 個越南語老師訓練班以及 881 名老師。臺灣主張每年對於東南亞語教師任教培訓，其中以越南語比率較高支付 10 億新臺幣。2016 年，臺灣教育部也曾選送 24 名越籍配偶第二代回越南。截至今年 7 月份，選送學生回越南人數增加為 36 名。7 月初，全體學生皆通過語言及越南文化培訓。

南投高商位於臺灣中部，因此該學校被選擇為越籍配偶子女之訓練地點。我抵達南投高商時，正值訓練中期。來自臺灣各縣市之越籍

配偶第二代已經互相認識。暑假宿舍裡舉辦的「越南語謎語」和「唱越南語歌曲比賽」種種活動充滿著歡樂的氣氛。老師們東奔西走，從辦公室跑到宿舍。上了一整天的越南語課與文化課，越南語老師下課時，學監與班主任，甚至校董會都會親自進教室帶領學生們到食堂吃飯。

只要有學生身體不舒服，流鼻涕或拒絕進食，老師們都會心急如焚，有必要時會將學生送去醫院。因此回越南的行程便成為師生們重要的聯繫。看見同仁帶著學生去看醫生回來時，南投高商何景標校長嘖聲表示惋惜：「再一周就回越南了，現在生病了該怎麼辦？」看見張永倫同學在食堂中一直跟朋友聊天，班主任就對他說：「張永倫，專心吃飯吧，再八天就回越南了」。

在這裡，一提到「越南」兩個字就充滿了歡樂，仿佛這兩個字已經彌補了越南配偶第二代在臺灣成長過程中缺少的越南記憶。

「自 2016 年，臺灣各縣市開設越南語老師培訓班，預計在 2019 年將越南語正式納入中小學課程。在這之前，一些擁有較多越籍配偶第二代的學校早已將越南語納為必修科目之一。」

資料來源：2017 年 07 月 14 日，越南婦女電子報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